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 
第三十三回 查閉市委員訛索 助罰款新令通融

卻說馮主事家裡柴堆上，被倪二麻子點著了火，嘩剝嘩剝的著起來，登時煙燄沖天，火光四射。鄰居見馮家火起，鳴鑼告警，水龍齊集，官府也慢慢的趕來。大家竭力救護，無奈火勢已大，一時撲滅不了，延燒了好幾家，方才火熄。倪二麻子這班人，躲得沒有影兒，早已滿載而歸。且說縣裡的大老爺，這日收了一張呈子，就是眾商家控告馮主事壓捐肥己的話，正待查究，接著馮主事家火起，便傳齊了地保鄰居，問這火起的原因。都說是他自不小心起的火，縣大老爺也不深究，並且把各商家的呈子也擱過一邊不理。陶起這乾人見裡不理他們的呈子，又因馮家房子被火燒的精光，曉得這事不妥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趁大眾齊心之時，商量定了罷市，那家開門做買賣，便去搶他的貨物，硬派著關門。那些做生意的，那個敢拗？他只得把招牌探了下來，排門上得緊緊的。

這一日，城裡街上走的人，都少了一大半。停了一日，那既導書院，又被人拆毀了好些房屋、器具，亦不知是那個去拆毀的。縣大老爺正躺在炕上吃鴉片，門口簽稿大爺，在外邊聽得人說，曉得事情鬧得太大了，只得上去回明。縣大老爺不問別的，只問自己有處分沒有？簽稿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只怕就要撤任的。」

縣大老爺聽說要撤任，急得把煙槍摔下，嘩啞一聲打破了個膠州燈的罩子，一骨碌跳下炕來，發話罵人道：「這樣大事，你為什麼不早些來報信？我的前程生生的被你們這班混帳王八蛋送掉了！我是要同你們拚命的！」簽稿由他發脾氣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停了一會，等老爺的虎威發作完了，然後才慢慢的回道：「這椿事原來鬧得不大不小，那天眾商家的呈子進來，小的連忙送上來，沒有敢消停片刻，原曉得這事是很緊要的，那裡知道老爺並不追問，師爺也只當沒這會事，跟手就是馮家起火，還聽說是有人放的火呢？那天又問不出個來由，只索罷了。」

他們商家，還道大老爺不管這事。將來一筆胡塗帳，上司查問下來，怕不把馮家放火的罪名也坐在他們身上？因此罷市，做出一種壓捐激變的樣子來，倒像老爺也合馮家一氣來壓派他們了。這事其實沒什麼難辦，只消把姓馮的申飭一頓，出出大眾的氣，所有姓馮的，要捐錢開辦學堂的話，一概不准，眾商家也就沒得話說，照常開市了。怎奈馮家又大大的有點勢力，況且馮主事已進省去了，怕不到撫院大人那裡去說些什麼。這事須得兩面顧全才好。看來老爺還得合師爺商量商量，上個通票才是。」一席話倒提醒了縣大老爺，望了他一眼道：「看你不出，有這許多見識，講得倒也不錯，是我錯怪你了。下次有什麼事，總要早些來合我講，不要等到出了亂子再來獻計。」簽稿諾諾連聲，退了下去。縣大老爺方叫人換過煙燈，仍復躺下。

細思此事，總要和老夫子商量，起個稟稿上達層台，若是顛預過去，只怕真個要撤任的。一面想，一面抽煙，十口癮已過足，這才抬起身來，叫一聲「來！」伺候簽押的人，知道要手巾，早已預備好了，一大盆熱水，五六條手巾，擰成一大把，送到簽押房，一塊一塊的送上。老爺擦過臉，又有一個家人遞上了一杯濃茶，一口一口的喝完了，不覺精神陡長，說話的聲音也宏亮了。叫人去看看師爺睡覺沒有？其時已是夜裡一下鐘，家人去了半天，來回道：「師爺還沒睡覺？方才吃過稀飯，正要過癮哩。」縣大老爺便慢慢的踱到刑名老夫子書房裡來。這位刑名老夫子，年紀五十多歲，一嘴蟹筍黃的鬍子，戴一副老光眼鏡。從炕上站了起來。恭恭敬敬讓坐，兩下談起商家罷市的事來。老夫子道：「這事晚生昨天就知道了。據晚生的愚見，不如把罪名一起卸在馮某人身上，樂得大家沒事，東翁以為何如？」縣大老爺道：「可不是？兄弟也是這個主意。就請老夫子起個稟稿便了。事不宜遲，明天就把這椿公事發出去罷。」

老夫子點點頭道：「後天發出去也好。」縣大老爺覺得放心，也不久坐，自回上房而去。次日，老夫子的稟稿起好，送到簽押房，縣大老爺看了一遍甚是妥當，蓋過公事圖章，發給書稟騰清，由申封遞過省城。這時姬撫台正在整頓學務，行文催促各屬考試出洋遊學學生，忽然接到濰縣的稟帖，大大的吃了一驚，躊躇半天，跟到文案上商量道：「胡令也實在荒唐！這樣大事，怎不早來稟我？況且這稟帖上又說得胡塗得很，聽說拆毀了堂裡的房屋器具，是什麼堂呢？莫非是教學。果然如此，這還了得！兄弟曉得濰縣南關是有個教堂的。」原來濰縣知縣所請的那位刑名老夫子，本來筆下欠通，把事情敘說不能明白，曉得姬撫台喜辦學堂，因此把既導書院改為既導學堂，又只說個「堂裡」，難怪姬撫台疑心到教堂上去。當下文案上有一位候補大老爺，有意攻訐這濰縣知縣，趁勢回道：「該令有了年紀，雖然是個老手，可惜不大管事，這樣的小事情，若是早早解散，何至商民聚眾罷市呢？據卑職等看來，他所說的『堂裡』，諒來是什麼學堂，上面還有『既導』二字，卑職到過濰縣，知道那裡有個既導書院，莫非如今改為學堂，也未可知。」姬撫台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須委員去查查，再做道理。吾兄到過濰縣甚好，等兄弟下個札子，就煩吾兄去走一趟罷。」這位文案大老爺，卻是通班領袖，姓刁號愚生的便是。聽見撫台要委他去查，心中甚喜，就請了一個安謝委。次日束裝起行，真是輕車簡從，只帶了兩個家人。車子是歷城縣代僱的，到得濰縣，先在城外驛車店裡住下。洗了臉，吃過茶，連忙先到南關去查看教堂。列位看官，須知這位刁大老爺，濰縣是熟游之地，不用人領道的。到得南關，只見教堂好好的，有些教民在那裡聽講耶穌聖道，於是放下了一條心。順便找幾個左近的人，問他們罷市的原故，可巧遇著一個老者，便道：「這罷市的原故，原不干我們大老爺的事，總因馮主事硬派著人家捐錢，還要提那廟裡的錢，得罪了城隍老爺，受了天火燒的報應，也就不必怪他了。如今我們大老爺要肯出來作主，許人家各事免究，把捐錢的話概不提，自然照常開市。聽說大老爺怕的是馮主事，不敢出頭，所以城裡的舖子，一直還是關著門沒開，城外舖子，是不在一起的。況且罷市已久，要真個一家不開門，不是反了嗎？因此，他們一黨的人，也就不來吵鬧了。」刁大老爺聽他說話明白，很獎勵了他幾句，別了老者，回到店中。縣官已差人拿帖子來拜過，說請刁大老爺搬到衙門裡去住。刁委員一想，他這是穩住我的意思，雖然如此，我也樂得借此合他親近些，好有個商量。主意定了，整備衣冠，坐了轎子進去。縣官盛筵相待，說了無數的恭維話，一心要來籠絡。他那知這刁委員，是個官場中第一把能手，只淡淡的回敬了兩句，而且語帶譏消，只說得那縣官喜又不是，怒又不是，一張方方的臉皮，一陣陣的紅上來，登時覺得侷促不安，話也說不響亮了。刁委員不叫他下不來台，隨又想想閒話敷衍他道：「貴治有個既導書院，如今改做了學堂，甚好甚好。撫憲還合兄弟談起，說貴治的學務，整頓得甚好。」豈知這句話，更把個縣官說得呆了，以為他是有意來挖苦我了。原來既導書院並未曾改作學堂，連掛名的匾也不曾換一塊，不過公事上面，貪圖說得好看，被這刁委員一問，只當他已經查訪著了，裝做不知來試探的，想到其間，不禁毛骨悚然。然而他到底還是個老州縣，決不塌台的，想了一想，順口應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兄弟自己捐廉，催他們紳士改為學堂，那知他們頑固得很，起初決計不肯辦，後來經兄弟苦口勸導，把撫憲的意思再三開導，紳士這才答應了，又允許那些肄業生仍舊在裡面做教習，大家覺得兄弟辦事公道，所以才一齊沒得話說。前月底剛剛議定，偏偏出了馮家的事，只得擱下緩議，兄弟是體貼撫完整頓學務的盛意，故把學堂名目先上了稟帖，也叫上頭好瞧著放心。至於書院的規模，卻還未及改換。其實這也是表面的事，只要內裡好便了。」在他的意思，以為這一個謊，總要算得八面圓到了，不料卻被刁委員早已窺破，暗暗笑道：「你何必在我面前撒謊？我是不說破你便罷了。做官的人，那個不是這樣瞞上不瞞下。你要我在撫憲面前替你說好話，等到有了那個交情再說，如今光說些空話是沒用的。這叫做『班門弄斧』。」但他既說到這步田地，不好不應酬他，因隨便恭維了幾句，席罷各散。自此，刁委員便住在濰縣衙內。過了五日，撫憲有電報來，催他回省，這才亟亟整理行裝，對縣官略露口風，要借錢捐花樣，縣官聽得他說捐花樣，知道他願望不小，暗暗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濰縣本是上中的缺分，無奈被前任做壞了，兄弟到任兩年，年年虧空，不夠開銷，但是我們交情不比尋常，老哥有這等緊要用款，兄弟怎能不量力資助呢？」說罷，便吩咐管家，向帳房師爺說請。帳房師爺把本月送刑錢兩位的修情暫時挪用，各五十兩，合成一百銀子，送給刁大老爺。家人答應聲「是」，飛奔去了，弄得刁委員倒難開口，歇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貴署既然這般窘急，兄弟此時還有法想，不勞費心了。」縣官又合他婉轉商量，求他在撫憲前吹噓，情

願托人外面借款，另送二百兩，連前共是三百兩。刁委員卻情不過，只得收了，匆匆趕回省去。誰知濰縣商人打聽得省裡有委員來查辦這事，越發著急，就硬派城外各舖子，也不准開門，要做買賣時，便把他的貨物堆在街心，一齊燒燬。這風聲傳出去，嚇得那些舖子，家家閉歇，處處關門，弄得城裡各街上，三三五五都是議論這樁事。衙門裡的廚子，要想買些魚肉菜蔬，都沒買處，只得上來回明，把些年下腳的魚肉來做菜吃。

幸喜柴米還夠，一面派人鄰縣去置辦，以免日後缺乏。縣大老急的搓手頓足，叫了簽稿，請了刑名師爺，大家斟酌，想不出個法子，自己又不敢出去，恐怕被百姓毆辱。正在焦急的時候，撫憲又有電報來了。縣大老爺抽出看時，盡是碼子，趕緊導出《電報新編》，一一翻過。縣大老爺看那電報，寫的是：「濰縣商民罷市，足見該令不善辦理，著速行勸諭商民開市，若再畏葸巧避，定即嚴參！撫院印符。」縣大老爺看完，只嚇得面如土色。此時功名要緊，說不得傳齊伺候，帶了二十名練勇，一直奔到商務公所，請了若干商人來，善言撫慰一番。果然大眾都還聽話，當天就一律開市。縣官見把這事辦妥了，又請師爺做了稟帖，上覆撫憲，以為自此前程可保的了。那知過了半月，省裡委人下來署事，依然免不了撤任，不得已只得交卸回省。

且說這後任姓錢，是一位精明強悍之員，到任後就查究這為首滋事的人，想要重辦一兩個。陶起這班人早已聞風逃走一空，只捉了幾個不相干的人，解到省裡了事。撫憲又行文下來，派各商家替馮主事蓋造房子，賠修書院，買還毀壞器具，才把這事敷衍過去。錢大老爺迎合撫憲的意思，至此方把既導書院當真改做學堂。那馮主事辦的商務學堂，也幸虧錢大老爺替他出力，撥給幾注地方罰款，才能開辦。馮主事不好出頭，另外托了一位姚舉人出來經理，請了幾位教習，索性用西文教授。

開考那天，眾商人紛紛的送兒子來考，姚舉人心中暗笑道：「要他們捐錢是要翻臉的，送兒子來考就和顏悅色了。」內中有一位糧食店裡掌櫃的，姚舉人親眼見他在既導書院裡打破了幾盞洋燈，此次也因送兒子來考，向姚舉人作了一個揖。姚舉人問他姓名，才知道他姓董名趨時，因姚舉人合他攀談，非常榮耀，本就有心結交學堂裡管事的人，因想我此番不可錯過，便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，誇說這學堂怎樣的好，辦事怎樣公道，雜七雜八，亂恭維了一泡。姚舉人聽了，覺得肉麻難過，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「這學堂辦是辦得總算不錯，只可惜多了幾盞保險燈，將來倘被人家打毀了，又要地方出款賠補。」幾句話把一個董趨時說得滿面羞慚，沒趣去了。姚舉人略點點頭，也不送他，卻見他兒子還好，就取在裡面讀書，因此董趨時也沒得話說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